

另一种和解

——读《树上的男爵》有感

高伟

我是个爱诗者,诗歌是我的食物,我敢说没有诗歌我就会饿死。幸亏这个世界的诗歌有的是,买一本诗集几十元钱,比出去吃顿饭还便宜。在一个诗会上,有几个人听了我为朋友圈上的诗,私下里给我发微信,他们问我为什么写诗以及诗歌存在的意义。我琢磨了一下。恰好我最近重读了意大利大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《树上的男爵》。我想把这个故事当成是对读者问题的答案。

说一说《树上的男爵》的故事大意。

故事是用第一人称述说的,发生在250多年前。“我”有一个哥哥叫柯希莫,12岁。柯希莫不爱吃蜗牛肉,我父亲非让他吃。柯希莫爬到树上以反抗父亲的专制与霸道。没有人再能

让柯希莫从树上下来回家,他竟然一直生活在树上。睡在树上的柯希莫打猎、读书、旅行,擅长与美女、海盗和强盗交往,乐不思蜀。最终他在65岁的时候身体老化了,于是乘着热气球升入了天空,再也没有回来。

其实,柯希莫不是一个调皮的孩子,不是一个挑食的孩子,也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孩子;相反,他是坚定不移的,有信念的,十分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

卡尔维诺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童话的人物——柯希莫在树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,他获得了和我们所有地上的人不一样的另类体验。树上的他不再像地上的我们那样,依赖财富和权力,并且内卷不已。他的人生不与其父亲

汲汲营营一生的爵位有关,而是与树上的自由和单纯的信念相连。当然,我们知道,这不是一个现实中的人物,这是童话。卡尔维诺的小说总让我读后倒吸一口气,使劲儿地想我自己那打了千万个结的思维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真实的生活让我们劳神,生活所面对的困难,很难有解。很多时候,你只能与它妥协,慢慢调整自己。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惊奇的,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现实社会中人们陷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之中,失序和焦虑简直就是寻常情状,怎么选择都是左右为难。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条自我救赎的路,活成神经病,真是小菜一碟。

卡尔维诺用这个童话故事告诉我们:我们其实可以像柯希莫那样去寻找可

以活在大树,与大地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柯希莫反抗生活给定义的内容,他升入天空,却始终热爱大地。他与大地保持着距离,恰是为了与他人真正地待在一起。借用柯希莫的话语,卡尔维诺告诉我们“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地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”。对世俗最坚定的拒绝,也许并不是与世界作对,而是为了与世界和解。与世界和解,就是与自己和解。

对于我而言,诗歌就是我的“柯希莫的大树”,每一天我读诗写诗,我就成了“树上的男爵”。我把尘间的内容简化再简化,然后我在地上写诗读诗,就是待在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的“树”上。

我总会因生活而黯然神伤,但我也会因为待在诗歌的树上而心花怒放。我在树上与海盗、强盗、美女帅哥玩耍,忘乎所以。这才是我杂尘生活中的红利,而不是银行存款上的多少数字。诗歌真的让我变得不那么愁眉不展了。我还知道如果自己烦乱了,就该上树读诗了。

古代的后妃称谓

谭汝为

后妃制度是关于我国古代皇帝婚配礼制,皇后的正妻称为“后”,皇帝的妾泛称为“妃”,也称“嫔妃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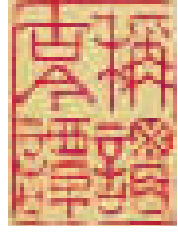
夏商之前,后妃制度比较简单,将天子的配偶统称为“妃”,如黄帝有四妃,帝誉有四妃。正嫡称为“元妃”,其他的都称为“次妃”。《礼记》对后妃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:“天子立一后,三夫人,九嫔,二十七世妇,八十一御妻,共一百二十一人。”此后历代的后妃制度,基本以周制为基础,只是具体名称和等级时有变化。

例如,秦代称皇帝的正妻为皇后,嫔妃则分为八品。汉初承秦制,除皇后外,嫔妃则分为夫人、美人、良人等十四个等级。唐代后妃名目繁多,皇后以下,设四夫人(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),九嫔(昭仪、昭容、昭媛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媛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媛),二十七世妇(婕妤、美人、才人各九人),八十一御妻(宝林、御女、采女若干)。明代后妃,皇后以下为妃,具体有皇贵

妃、贵妃、淑妃、宁妃、贤妃、恭妃、宸妃、康妃、庄妃、裕妃等,其下又有嫔御多人。清代宫廷的后妃制度由康熙所定,皇后下设皇贵妃一人,贵妃二人,妃四人,嫔六人,人数相对较少。实际上,后宫宫女远不止制度规定的数量,历代宫中都有大量没有名分的候选嫔妃,如明崇祯年间,后宫女子数量竟达三万之巨。

皇后,皇帝的正妻;皇太后,皇帝的母亲;秦汉之后,历代沿称。在封建社会,皇帝亲临金銮宝殿处理政务;由于特殊情况,皇帝不能上朝亲政,可能会由皇后或皇太后临朝听政。

昭仪、贵嫔、贵妃、才人等,皆为嫔妃称号。昭仪,汉元帝时始设置,最初排在嫔妃第一级,魏晋至明代均设置,但地位已降。贵嫔,三国魏文帝时始置,地位仅次于皇后,晋代及南北朝时多沿置。贵妃,南朝宋武帝始置,位次于皇后,自隋至清多沿置。才人,始设于晋武帝,正四品官衔,自南北朝至明多曾设置。



读《鲁迅日记》,最大的看点是生活琐屑:在北京寓所和陌生人吵架,去琉璃厂买古碑拓片,去旧书店买书,去广和居吃顿好的,和女朋友写信互相调侃、取绰号等。以上种种,都比他板着脸和别人论战更有趣。

鲁迅买书和拓片,其实挺费钱。据考证,他在北京期间,每个月买书要花费20多元。这笔钱,在当时大约可以养两三个普通家庭。翻看他早年记录的流水账可以知道,鲁迅外出买书动辄花费五六块钱。他其实是个挺阔绰的人。鲁迅买旧书,抄古书。旧书可以买,而古书则必须抄写。那时候没有复印机,古书存世量少,价值不菲,有机会抄录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

我也买过一些旧书。买来后往往随手丢在书房,很少有时间看。我手头曾经积攒过一些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杂志,它们风尘仆仆,像是跋涉而来的古人,稍微翻一翻,就能闻到刺鼻的尘土味和酸气,体验并不愉快。于是,我开始买新书。买书的目的是为了阅读。下单之前,我依照惯

例先去读书网站看评价。偶尔有好友推荐,随手买了觉得极好;也有人极力推荐某书,买来读后觉得不过如此。于是知道在读书这件事上,人的口味千差万别,就像吃饭、饮茶、听音乐和谈女朋友。

我习惯买书友的书,尤其是一些诗人和普通作家的作品,包括自费出版的新书。那些书被放在书店里,费尽心思打扮了,却总是成为寂寞的路边小花。买朋友的新书,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,也是精神上的支持和友谊的见证。贾平凹成名较早,出书自然也多。他曾在小说和散文中提到一种尴尬,是作家在地摊上看到自己题赠友人的书籍。作者出书,就像女人分娩。你把最心爱的宝贝送人,人家随手翻阅,甚至并未看上一眼就丢进了“纸篓”,使之在街头流浪,经受烈日的曝晒、尘土的蒙蔽、世人的白眼,令人灰心。

贾平凹的小说里,那位作家在书摊上遇到自己题签的赠书,会立马买下来,然后去邮局给题赠的对象寄过去。是为第二次题赠,犹如第二次握手。这种处理方式,实在高明。

冯嘉 买书记

冯嘉

命运还是追忆往事,都是年长的女性曾经在家庭、亲人之间面对的苦乐煎熬,被岁月书写成了一本厚重的书。

●张莉著《我看见无数的她》

作者用女性视角重新解读大众熟悉的20部文学和电影,《黄金时代》《BJ单身日记》《秋园》……20个大众熟悉的故事,在女性视角下被开拓出更深邃的空间。

●[阿根廷]埃内斯托·萨瓦托著《隧道》(徐鹤林译)

埃内斯托·萨瓦托以“心理现实主义写作”闻名于世。于是,打开《隧道》的过程,就像缓慢地进入人类内心的最深处。但这并不容易。毕竟,谁都不能用浪漫的词句来描述那些郁积在内心深处的小秘密,甚至包括萨瓦托自己。



今日宽余勤读书 静 籁

子猷请桓伊演奏笛曲,桓伊“为作三调,弄毕,便上车去”,但并没有提到桓伊吹的曲名。后世将它称为“梅花三弄”,可能因为《梅花落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流行而做出的推测。如北周庾信诗句:“欲与梅花留一曲,共将长笛管中吹。”

今天人们熟悉的《梅花三弄》,大多以古琴演奏,主要乐器的变化应也经历了一段过渡期。初唐骆宾王诗中有“凤凰琴里落梅花”之句,宋代传奇里也描写了汴梁名妓李师师“鼓蛇附笛,为《梅花三弄》”的场景,但在唐宋时期,《梅花三弄》仍以笛曲为主。南宋僧人释宝昙在诗中写:“高山流水人犹在,笛弄梅花莫再三”,用笛曲的雅俗共赏来衬托琴的曲高和寡。到了元代,以琴弹奏《梅花三弄》

就较为普遍了,琴之清音更能烘托梅花的清幽。元人叶颙有诗:“琴张瓠茗伴炉薰,三弄梅花月下庭”,写出一派清幽隐逸的气象。

明代《谢琳太古遗音》中,收录了古琴《梅花三弄》的数段歌词,如“溪山青了,沧浪月晓,露湿梅梢烟缥缈……调梅花作三弄逍遥”。又如,“作梅花调,对梅花风。雌雄振动虚空,西复东。瀚瀚漫漫中也,再理瑶琴三弄。列梅花,点七弦,十三徽手指,讽咏歌吟风雅颂”。相比前朝横吹曲中的边塞豪情,琴曲《梅花三弄》更多地体现出文人雅趣。

人文经典

诗词中的梅之三

关山何处听落梅

瑶华

“雪净胡天牧马还,月明羌笛戍楼间。借问梅花何处落,风吹一夜满关山。”在唐代诗人高适的这首边塞诗里,虽然出现了梅花,指的却不是真实的花朵,而是乐府横吹曲《梅花落》。李白的七绝“黄鹤楼中吹玉笛,江城五月落梅花”中,指的是同样的乐曲。此外,唐代还有吹角演奏的《大梅花》《小梅花》曲,有时也简称为“梅花”。乐府中的“横吹曲”亦名“鼓吹”,“马上奏之,盖军中之乐也”,因此在唐诗中,吹奏《梅花落》的意象也常常和边塞征人关联起来:“笛奏梅花曲,刀开明

月环”“不知羌笛里,何处得梅花”……

《梅花落》与古曲《梅花三弄》颇有渊源,该曲又名《梅花引》,明代朱权编撰的《神奇秘谱》中,引据关于此曲的记载:“昔桓伊与王子猷闻其名而未识,一日遇诸途,倾盖下车共论。子猷曰:‘闻君善于笛。’桓伊出笛,为《梅花三弄》之调。后人以琴为三弄焉。”

“三弄”指的是全曲主调出现三次。这一故事最早见于《世说新语》,相传东晋人桓伊擅长音乐,有“江左第一”之誉。桓伊一次与王子猷在途中偶然相遇,王